

独白与手势·蓝

潘军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独白与手势·蓝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二〇〇〇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独白与手势·蓝/潘军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2

(探索者丛书)

ISBN 7-02-003108-0

I. 独… II. 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5843 号

责任编辑: 刘海虹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中国纺织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52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75 插页 3

2000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13.60 元

内容说明

这是长篇小说《独白与手势》的第二部。小说表现主人公只身赴海南闯荡的三年经历。在那里，他没有寻找到蓝色的梦幻，却遭遇了有生以来最大的艰难与沉重。感情的创伤，友谊的崩溃，家庭的解体，生意的受挫，像浪一样此起彼伏，而那种文化人在海与岸之间的徘徊不定与焦灼感，更令人深思。

小说在文本上有独到的尝试与意味。流畅清丽的文字，灵活多变的叙述，笼罩通篇的忧伤基调，尤其是作者使用了大量的图画，使之成为小说叙事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层面，这些都使小说在审美上达到新的高度。

出版说明

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探索,则是创新的前提和必由之路。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小说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了促使当代长篇小说更快地走向世界,走向辉煌,我们组织编辑了这套《探索者丛书》,希望有志于此的作家朋友积极参与,也希望具有远见和胸襟的读者朋友给予理解和支持。

探索也应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形式本质上是为内容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探索就是寻找表现特定内容的最佳形式。因此,入选《探索者丛书》的作品理应是高品位的佳作,而徒具形式变化的作品不在此丛书之列。

《探索者丛书》分辑出版,每一辑五种。这套丛书与我社编辑出版的《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侧重中短篇小说)和《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珍藏本丛书》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以展示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实绩和发展新貌。



犁城：1992 年 3 月

犁城的 3 月是令人沮丧的。前一个冬季滞留的干燥使新春显得毫无生气。然而这又是一个无法躲避的季节。那时候他整天伏在桌上，不是写作——他已经歇笔两年，而是修筑桌上长城。孩子快上学了，他也去了文联，时间突然多出了一大块，如何填满倒成了问题。无聊似乎第一次真正显示出来，而消除无聊最好的方式就是打麻将。有时他居然一个人打四方，嘴中还念念有词：他妈的怎么就不上牌呢？这个男人的形象也变了，胡子蓄得很长，头发也很长，看上去像一个晦气十足的流浪艺术家。这么一个人每天踏着拖鞋在“红门”里晃悠便时常引起哨兵的警惕，他们总爱下意识地盘问他，让他出示工作证，而他的工作证已经交出去了，于是就得费些口舌。他当然很恼火，有一次还几乎同当兵的吵了起来，他说，我是不是像个坏人？毛泽东长征时头发

KA136/08

比我还长，周恩来的胡子也比我长，有哪儿不对劲吗？他想这地方不能呆了，可是不呆这儿又呆哪儿呢？如果有一笔钱就好了，就可以另买一套房子，不再住这鸟地方。钱就是个好东西。钱有时候就能为你买回个公道。林之冰这句话没错。钱还会给你赎回一个尊严。很久以前他就认为，当代中国出现过两次奇特的革命。第一次是1966年，革命的结果是神与人的距离消失了。第二次是1978年，以权与钱的交换作为收获。二者都是有悖于革命的初衷，却给中国人以意外的欣喜。这种喜悦绝不亚于1949年的翻身解放。人们发现自己长高了，不再习惯仰视他人。面对一种叫做权力的东西，大家完全可以用金钱加以抗争，至少能够平衡自己。你是厅长你能住四室一厅，但我可以掏三十万买同样的甚至更好的房子。就这么简单，如果你有本事挣钱的话。这总比仰人鼻息夹尾巴装孙子强一点也容易一点。他想，我倒是该动动这个脑筋了。离开机关的这两年他倒是做成了两笔生意。一笔是同一个驾驶员倒卖了两箱酒，另一笔是给电视台拉了个广告。两笔所得两千多，也没费什么工夫，心里还很滋润。他想当初如果李佳支持自己搞公司没准现在就已经发了。自从脱离机关后，李佳的情绪似乎变好了一些，很少有牢骚，也能容忍他彻夜不归地打麻将。他觉得有点奇怪，但是一种不祥的预感总时常掠过他的心头。他想这肯定不是个偶然。分居的事实丝毫没有改变，冷战的局面越发完美，很像一场巷战的间歇，寂静意味着更大的恐慌。

另一件困惑的事是几年前飞到海南的林之冰一去没有音讯，如同断了线的风筝。这只风筝在梦中是非常美丽的，像尔瓦多·达利的绘画，具有强烈的动感和惊人的想像力，而且还有温度。风筝飘逸的翅膀最后总幻变为女人劈开的双腿，映衬于蓝色背景之上。那是一片纯粹的蓝，大陆是无法寻见的。后来，风筝

消失了，只剩下了这片蓝色。1992年的春天因为梦中的这片蓝色渐渐变得有些可人，而暖风却是从一个老人手臂之下吹向大陆的——邓小平的南巡使这个国家的命运再次发生了巨变，让人惊喜而不知所措。人们仿佛看见了一种被称作希望的东西又出现了，无梦生涯将宣告结束。对于随时可以放弃梦想的中国人，这个春天无疑是值得纪念的，因为它意味着权力的回归。梦想的权力。

犁城以其习惯的步调跻身于春天的行列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她的投影似乎更有趣，不出几日，几乎所有的机关门面都挂上了一块牌子，上书某某公司，成为一大景观。而公开的解释无比理直气壮：这就是改革。这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机关有总公司，每个



处室还可以设分公司，人尽其才，各显神通，有权吃权，有智吃智，无权无智则搞点小本营生。李佳的单位把作息时间都改了，早上七点上班，各人去菜市买菜，集中起来，女的洗男的切，井然有序。下班提前一小时，全体到街上卖盒菜。谁说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放不下架子？一周下来，人均分得三十七，这利润还算少吗？我们不笨，只要上面给政策。文联的人是清高的，要做的不过是把沿街的办公室改成商用门面，包租出去，得钱而省力。文联本来就是可有可无的单位，文件上不是说要内部挖潜吗？于是就这么挖了。那些日子，犁城的天空充满了欲望的气息，街头巷尾一片发财声。犁城历史上出产一种臭豆腐干子，再次成为城市的门面似乎理所当然。外省人来此一游，首先不习惯的是满大街的臭干味和让你睁不开眼的杨花飞絮。但是一顿饭之后，客人的印象不经意地改变了，臭干子产生的亲和力使陌生人对这座狭小的城市感到惬意，以至于看上去杨花似雪。

这是个奇异的现象。

他总觉得会发生点什么事。身边的一切都有些不可思议，让人莫名其妙地兴奋。那时他还不知道将要发生的事会给他这一生带来怎样的作用，但梦中的那片蓝色越来越真切。几年后，当他乘坐波音 737 型飞机从万里蓝天中穿过时，他才蓦然想起当初的忧虑是多么幼稚，蓝色的暗示其实是显而易见的，它至少意味着南方的诱惑。1992 年的春季这个男人在一个雨夜从沉睡中惊醒，他为那块蓝色所压迫，而饱和的膀胱成为开启思维的一把钥匙。他解完小便就再也睡不着了，索性重沏了一杯茶，坐在灯下，想写点什么。他曾在这个窗下写过许多东西，比如《西窗偶记》，现在下笔却变得异常艰难。真是久违了，这枝笔！隔壁的屋里传来女儿悦耳的梦呓，然后李佳醒了，她也去了卫生间。等回来时，她推开了他的房门。李佳问你睡不睡了？他说我睡不

着。李佳说那我们聊聊吧。男人突然感到好亲切,好像妻子这种温柔的语气是从别的女人身上移植过来的,但他还是很感动。他又觉得女人一定是有什么要紧的话要对自己说。他坐到床上,把椅子推给了李佳。

李佳说:你就这么混下去?现在外面这么热闹你就不打算找点事做做?

他说:我在想。

李佳说:你这个人我是弄不懂了,以前在机关时你写作,现在到文联了你又不写;人人都在想法子挣钱你却安心在家一个人打麻将?你就不为你女儿想想也得为你自己想想吧!

男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想出一趟远门。



摄制组是上午在广州集中的。那时我正在一万米的高空，由犁城到羊城的飞行时间是两个半小时，但是这个航班晚点了。六年前这个航班也同样是晚点，想起来总觉得有点别扭。机场的广播仍是同样的腔调，说飞机有故障需要排除，说得人心里直发毛。飞机可别老有故障，那感觉就像有人拿枪指着你。1992年我离开犁城那天是清明节，一个标准的阴晦天气，我在机场滞留近三小时，险些放弃了南下计划。因为这计划本来就是一念之差的产物，根本谈不上周密。那天晚上我和李佳的谈话严格讲起来只是一次漫谈，我只说要出一趟远门，我厌倦了这个城市以及我在这城市的生活，我想出去走走。李佳说这样也好，两个人拉开一段距离看看，即使将来离婚，心里也会轻松一些，像现在这么过下去终归不是个办法。好在孩子也大了，家中又有保姆，她说她一个人完全能对付。李佳的话给我的感觉，与其说是鼓励我出去闯荡，倒不如说是表达了她自己的某种愿望。当然，这也是我想要的结果。回想起来，我们相处的这些年，其实比任何一对夫妻都默契，区别只是方向错了。我们一直是朝一个方向努力，比如说我想走也就是她希望我远行，比如说她打算离婚也就是我在等待着这个结果。甚至当我对某个女人感兴趣时，也就蕴藏着她对另一个男人引起关注的可能性。如果说有一只手在刻意编排这一切，那么这无疑就是上帝之手。

白云机场从来就见不到一片白云。白云是外省人的错觉，也是设计者的骗局。六年前我第一次接近她就是这个感受，而且我对广州这个城市也十分厌倦。异常拥挤的车流人流和鳞次栉比的楼厦令人头晕目眩，满街都是马来人的面孔与如同左嗓子喊出的鸟语，让我恍惚觉得置身于河内或者雅加达。我这次来广州

是要拍一部叫作《北纬 20 度》的电视剧，二十五集，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我对当年南方生活的一种回顾。作为观潮者或者下海者，我觉得把那几年的生活叙述出来似乎是一种责任。一个陌生人闯入一个同样陌生的世界那感受是不同寻常的。另一个原因，是我需要圆自己尘封达二十年之久的导演梦。我喜欢这个职业不亚于写作，或是说这是另一种写作，用镜头写作。去年冬天我在北京组建班子正赶上这一年的初雪，我的心情好极了，每天通宵达旦地工作，不知疲倦。或许是一个作家来当导演有几分新鲜感，那几天经常有记者来采访。这让我很不适应，我已经有很多年不同传媒打交道了。一天，我正要出门，又有人不期而访，是一个女人。这个自称几年前在海口见过我的女人很时髦，也十分健谈，但是我却毫无印象。她说，你或许记不起我了，这没关系，香客都认得菩萨而菩萨却认不得香客。这话说得让我脸红，我说，其实那时我到南方不过是试着换个活法。她说我知道你活得很轻松，也很滋润。这话听起来像是挖苦。女人说着便讪笑着看我，目光明显带有挑逗。经过这阵铺垫，女人才亮出底牌，她说：我是桑晓光的朋友，当时也是同事。我很意外，就说：你们那报纸倒了吧？女人点点头，又问：你们现在还联系吗？

我迟疑了一下，我说我们已有很久不联系了。她就笑了，她说很久是多久？三年吧，我说，我们有三年没联系了。

似乎是从这个下午开始，桑晓光的形象在我意识中重新变得清晰。这是一个眼光透射出似水柔情、四肢散发着甜美爱意的女人。她那小鸟依人的仪态像握在手中的一块绸缎让我舒适惬意。但那已是过去，我现在不过是在挥霍我的记忆。而记忆中的她仿佛一块液晶屏幕上的影像，不同的角度都会折射出不同的色彩。这个冬天，桑的形象如同我的身影，只要有光便会与我构成切不断的联系。而我却不想再拥有这联系了，真的，不希望。对

于我,这是需要付出巨大勇气的,我担心如此反复重叠的若即若离会使记忆的天空失去最后一片蓝色。我需要守住我的领空。

——1998年2月20日

那是他第一次坐飞机。沉重的恐惧感驱逐了好奇心,空中飞行的一百分钟让他心跳紊乱,莫名其妙的铃声和空姐虚伪的笑容使他一阵阵燥热。他坐在中间临窗的位置上,巨大的机翼在乌云中频频颤动。它会断吗?终于,飞机开始下降了,他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其实他知道,绝大多数的空难都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但是一种儿童的心理在悄悄鼓舞着他:毕竟离地面越来越近了。当轮胎着陆发出“嘭”的一声时,压在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他的心着陆了。几年后,他在一次长途飞行中安稳地睡了一觉,然而梦中的那片蓝色却悄然退去。

在广州住过一宿,翌日上午九点他乘上了“玉兰号”轮船。这艘破旧的船载满了来自大陆四面八方的淘金者,这时他才得到关于海口的众多消息,那消息由于十分诱人而显得很真实,但他愿意听。过了珠江口,海渐渐蓝了。不久万山群岛也被撇到了身后,海豁然开阔,他的心情也随之好了起来。昨晚在广州他感到沮丧而失落,一种对前途茫然的恶劣情绪盘踞在心,以至于久久不能入睡。他觉得自己的腿将要伸进的是一块沼泽,看上去很美但走起来吃力,甚至可能落入陷阱。他的不安在于不想转过身来往回走,那样的话,所谓的前途实际上就成了末路。这个空洞的意念很快转化为最实际的考虑——生存。我首先得养活自己,他想,养活我的女儿。那时已经很晚了,他想给犁城的家中打个电话,想听听女儿的声音。但是他又害怕这个举动会

使自己裹足不前，虽然空间上远隔千里，而时间上他不过才离家几小时。这种迟疑不决牵肠挂肚的心绪是不利于出远门的。后来，他在洲头咀码头上转悠了很久，望着珠江两岸辉煌的霓虹灯火，他默默发下誓言：无论如何这一步不能退。眼下，海也沉默着，或许是晕船的缘故，乘客们大都进了舱里。几只海鸥不断从船艏掠过，也无声，如同纸鸟。惟一的声响是大海的涛声，喑哑而悲壮。在他的左侧，几个操四川口音的青年正在兴致勃勃地拍照，而右边的不远处，站着一个年轻女人，看上去大约二十五岁，穿着素雅，风勾勒出她丰满而不失匀称的身材，但五官却因一副墨镜显得神秘。他从她身边走过时嗅到了一股浅淡的香味，他很想停下来，同她说上几句话，以消除旅途的郁闷。可是她似乎窥测出他的心思，很自然地走开了。一个骄傲的女人，他不禁一笑，一个浅薄的男人。都说漂亮的女人全跑到南边来了，这差不多成了一个社会问题。他又一次想起了那个林之冰，那个来无踪去无影的女人。三年，竟然得不到她一点音讯！临行前的那个深情厚谊的电话道别仿佛是上帝打来的。现在他眼前浮现的林之冰不过是睡在大花布上的一具婀娜多姿的身体。然而记忆已变得不再美好。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使他的这次南行选择从一开始就变得十分纯粹——他需要的是一种远离而并非寻找。几年后的一个秋日黄昏，他蓦然意识到，自己不经意中所完成的其实是大陆对岛屿的选择。有趣的是，那时的他又想躲到大陆的某个角落，过一种偏安一隅的书斋生活了。这就像两面镜子的相对反映，幽深和无限只是一幅暂时虚幻的假象。

船的倾斜越快越厉害了，涛声形成了一种此起彼伏的轰鸣。他伏在船尾的栏杆上，注视着犁痕一般的浪花。四野茫茫，水天一色，这壮阔而恐怖的形势令他兴奋不安。从萌生南行之念的那一天起，这种极端矛盾的情绪就渗透在他的血液里，现在不

过是集中爆发而已。他真想对着海来一番歇斯底里的吼叫，那将是一次空洞而淋漓尽致的宣泄。大陆远去了，休养生息三十六年的大陆远远地去了。脱离意味着解放，但也意味着被抛弃，这便是人生茫然的本质。

那个女人还在。她倚着舱壁在吃水果，像是桔子。他很自然地想到十三年前与李佳在北上火车上的邂逅。这个瞬间他突然涌起了一股莫名的激动。后来他又觉得不奇怪了，因为这女人毕竟让他想到了与自己相关的两个女人——一个是他法定而分居的妻子，另一个则是他最后失去的情人。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女人像鸟一样纷纷飞来又纷纷离去，遗下的只是一块块回忆，供他聊以自慰。好在他如今已经适应了，有时候他甚至觉得没有女人的生活反倒单纯。人的空虚也是有单纯的，就像一张白纸，失去了想像却获得了自由。他又一次回过头去看那个女人，希望她能把那副墨镜摘下来。他想那应该是一双很漂亮的眼睛。他还有一个近乎荒唐的判断：这女人可能也一直在留意自己吧？他小心地往那边踱过去，而女人几乎同时掉过身来，他们相向而行地交换了位置，就在摩肩之际，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有人跳





海了！从船艙传来的惊呼让人震颤，紧接着每个舱里的人都跑了出来。他和女人一齐冲到左舷向船尾看去，只见一块浅红色的东西飞速向后掠过，很快就从视野中消失了！轮船紧急刹车，但已无济于事。于是这个悲惨的事实迅速成为全体乘客一下午谈论的话题。他们慢慢知道，跳海的是一个十九岁的姑娘，原因可能是殉情。他心里一下显得很重，他说：这年头还有人殉情，真不容易！女人似乎还没有完全从惊骇中挣脱出来，双手环抱着身体，喃喃地说：怎么这样？这太可怕了。女人不知何时摘下了墨镜，美丽的眼睛透露出忧伤和惶恐。而这时他却走到了一边。他想起了雨浓，那也是被水吃去的姑娘，也是十九岁！雨浓的不幸也是与天杀的爱情有关——倘若那个爱慕她的老师当时不是劝她去底舱避风，她是绝不会沉到江里的。雨浓在那个遥远的秋天不幸遇难一直是他回忆的死角。

不久，汽笛鸣响，仿佛是对刚刚死去的姑娘的一次致哀，轮船拖着笨拙的身躯重新启航。这时候，阴郁一天的空中裂开了几道缝隙，强烈的阳光穿云而出，辽阔的海面呈现出暗红色，跳动的波光闪烁着死亡的阴影，而这触目惊心的景象又如生的警示。死是容易的，活着却很艰难。人活着是一种义务和责任。但是活着的目的远没有死的目的

明确。那个十九岁的姑娘为情而死，死得明白干净，而船上这些人却茫然无措地活着。有时候人活着是一种耻辱。尽管如此，人还是贪生怕死的，昨天的飞行过程至少证明他就是这种人。人对肉身所承受的痛苦有着与生俱来的恐惧，这可以追溯到幼时的害怕打针，即使是一个生命垂危的人，在弥留之际，也仍然对肉身的行将消灭感到魂不附体。人对生的渴望远远超过对活着的检讨，或者说活着是本不该检讨的。从这个意义上，人的境界远不如一只鸟。鸟的一生是飞翔的一生。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会毫不犹豫地用最后一点力气飞到最安静的地方，舒缓地收起自己美丽的双翅。除了被人类所射杀，地球上看不见一具鸟的尸体的。多么清洁！

在那个寂寞而惶惑的下午，他的心绪渐渐有些悲凉了。很多年过去——他一直觉得那是很久以前的事，这次惆怅的旅行还是像雾一样让他困惑不已。他远离了大陆，而对岛屿的向往因为这次航海漂流失去了应有的激情。一种不祥的预感仿佛浪潮追逐着他，但是没有湮灭南方的诱惑。